

何氏學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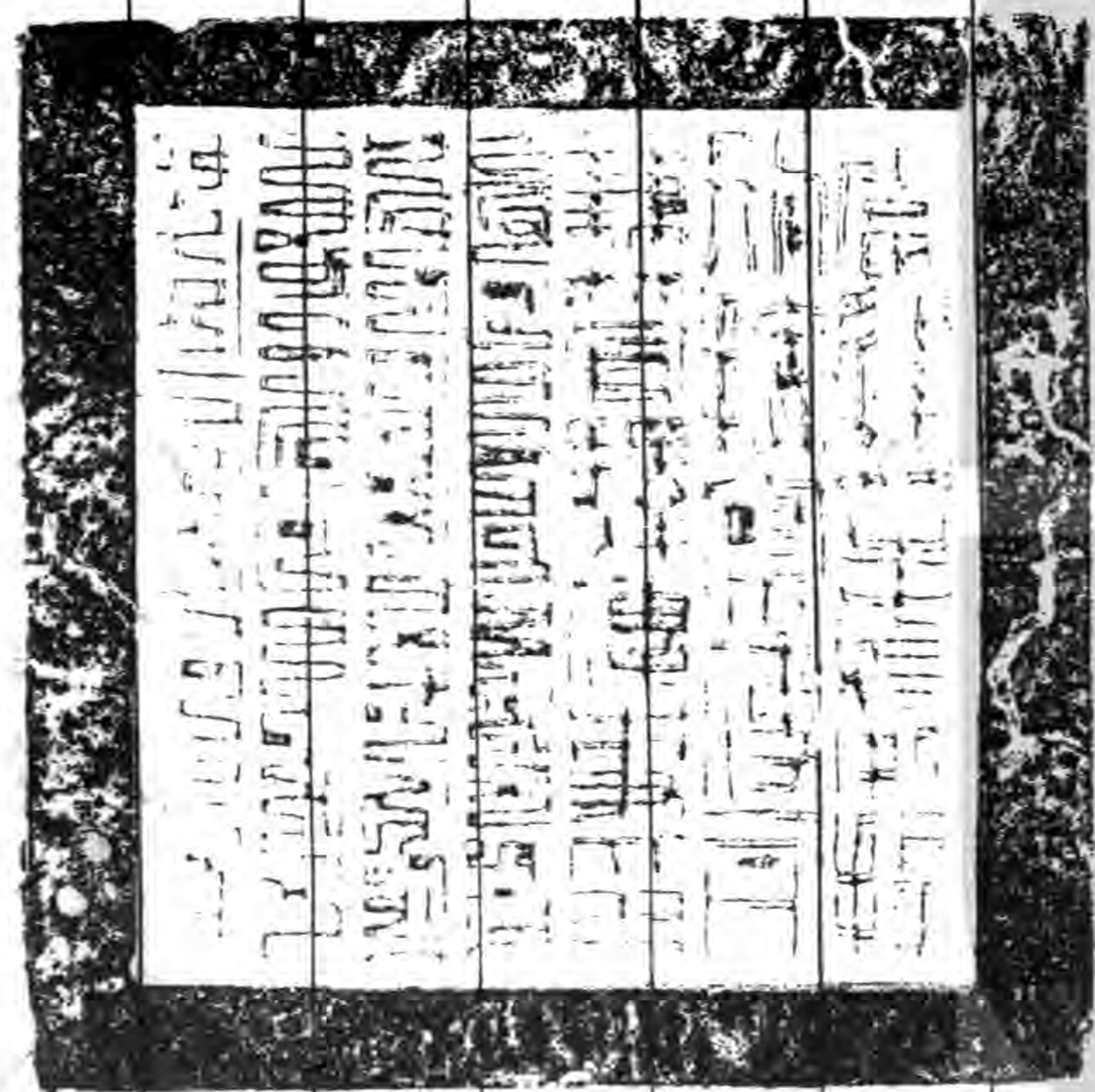


巳子何邾海東越法度士也賢尊秀巖先生乾  
 隆乙酉解福孝友睦嫻任卹手楸數千萬金著  
 有孺慕軒詩集甲寅歲大饑先生為粥以食餓  
 者時義漿仁粟所社多有值余奉諱歸里里中  
 舉余以為督於是始識先生見其淳誠真粹金  
 聲玉色有黃叔度衛洗馬之雅量高致知其後  
 必有達人矣邾海胚胎前光不問家人生產聚  
 書十萬卷從子輩欲之即舉以畀之無吝色其  
 推財讓產皆此類也在東越與游礮田侍御陳

河天  
 五



何氏學 月  
恭甫太史風義兼師友抗辭幽說閱意眇指不  
蹈襲前人一字一句丁丑冬游嶺南寓余撫署  
余爲言之阮雲臺宮保聘爲廣東通志總纂於  
志中獨任其難獨總其成所著公羊精義論語  
解詁孟子通義東越志周書後定傳子後定姓  
苑鉤沈纂文摺逸等書卷秩繁富未攜行篋其  
明濟開豁可言而未可行者皆未著竹帛今夏  
歸自京師復寓余署余搜其蓋篋大篇短章  
殺青可繕寫者文成數萬命世之才博物善作  
精能之至入神出天錄何氏學四卷嘉慶二十  
有四年壯月載生霸陳若霖敘





恭甫先生來書

今歲兩奉手示知畱客越中節署又得鐫刻大著經說四卷忻慰無已委製拙序誠不敢率爾操觚從容擬就當寄呈裁定可否秋初有一函由寧海轉寄未審何時得達羣書治要弟已託仁和令何君購得一部何字藜閣弟甲子所取領南士也陳用之論語全解去年浙江友人爲鈔一帙寄來今惟蘇魏公李忠定兩集世莫得見忠定尚有邵武家祠所刻選魏公集尤如赤



水乎珠求之最急矣冬杪計偕諒宜蚤行以弟  
所知近日通人如金輔之孫淵如洪稚存凌仲  
子桂未谷戴金谿汪銳齋以及王伯申張臯文  
許周生郝蘭臯諸君子無不登黃甲歷仕途者  
足下奇傑之才沈博之學必有以爲治南開千  
古沈闕之氣幸勿自餒也茲乘何庶子主司差  
旋之便布候文社不宣九月十三日愚弟陳壽  
祺頓首

何氏學

東越何治運邽海

卷一

讀周易五首

讀尚書六首

讀詩二首

讀禮十首

讀春秋五首

讀孝經一首



讀易

易乾九三夕惕若夤者古文也夕惕若厲者今文也說文於夕部夤字下引易夕惕若夤以存孔子書六經之舊復於骨部勗字下讀若易夕惕若厲以存今文之舊惠松崖不知說文兼存二本而泥雖危无咎之文乃沾易文爲夕惕若夤厲无咎所謂意過其通者歟全謝山旣知漢儒皆讀厲字上屬爲句而復以朱子更定爲協於義皆不知古易者也



武進臧君琳

字係先諱

經義雜記考工記賈疏引鄭

易注云宣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則是鮮少之義經當爲寡蓋馬鄭所注古文易作寡髮鄭用馬本王弼韓康伯用鄭本故釋文正義皆作寡賈疏亦云今易文作寡是也治運案賈疏云故鄭爲宣不作寡也則鄭不用馬本明甚靡草死在地與頭髮皓落正同何必定爲鮮少之義虞仲翔最好難鄭此注但以馬君爲非而不非鄭則知鄭爲宣不爲寡同于虞矣賈疏云今易文不爲宣作寡者謂王弼韓康伯本非謂鄭本也說文稱易孟氏皆古文費氏與古文同此條鄭虞旣同則費孟當無不同惟馬君爲異耳學者多聞寡少聞宣此韓康伯所以從馬作寡也鄭學閎通非師一先生之言者臧君因馬君作寡遂謂鄭注易與注禮異此不善讀賈疏者也



讀易

或問何氏學謂夕惕若夤古文也夕惕若厲今文也而經義述聞謂惕若下本无夤字列五證以明之二說孰是曰余言是也述聞謂文言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言惕而不言夤則經文本无夤字治運謹案說文夤敬惕也文言言惕而夤在其中矣夕惕若夤猶言終寔且貧婁卽貧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坤六二直方大文言亦但解直方二字豈得謂經文本无大



字邪若以李鼎祚所列鄭荀諸家皆不爲夤字  
作解虞翻注罔引夕惕若厲淮南子漢書易緯  
風俗通義及班固張衡文皆作夕惕若厲遂謂  
罔漢相傳之本皆无夤字治運案說文引易履  
虎尾號號同於馬包兇同於鄭僮牛之告同於  
九家禋既平同於古文及京麗於地同於王肅  
拚馬壯同於子夏其牛翬同於虞翻及劉瓛其  
行趣且同於鄭鞞升大吉同於施肇剝剝之剝  
同於薛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同於鄭揆

噴索隱同於京燥萬物者莫暎乎火同於徐宅  
如忼龍有悔乘馬驢如泣涕漣如再三黷以往  
遴噬乾塗楮恆凶君子豹變其文斐也孰飪繫  
于金櫛鬻爲長女爲風需有衣絮夫乾崔啖慮  
羲氏備牛乘馬重門擊橈天地壹壺雜而不越  
參天罔地爲駒顙眾家亦不見有同者豈得盡  
以說文爲誤乎若以說文厲夤罔出遂定夤字  
爲誤則說文引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遴需有衣  
絮又作縗有衣爲昉顙又作爲駒顙重門擊櫛



又作重門擊橈豈得盡以異於今本者爲誤邪  
若以釋文每列說文引經異字此處出若厲二  
字不言說文作夤遂說唐初說文本猶作夕惕  
若厲則說文引易異者三十餘字今釋文僅列  
十餘字又當以釋文所不列者皆爲誤邪塙土  
堅不可拔也說文未嘗引易述聞定爲確乎其  
不可拔之確據說文以正釋文引高至也之訓  
之非則釋文之引說文固偶有不照也今說文  
引易夕惕若夤述聞反以釋文不列之故遂定

說文爲傳寫之誤何其到也況作夤則上與田  
人乾韵下與淵天人韵若作厲則无韵矣雖不  
可以孤文單證而遽斥作厲之非亦不可以弃  
奇取同而遽定作夤之誤蓋輔嗣易行无漢學  
李氏集解存什一於千百鄭虞二易雖有鈎沈  
終非足本亦何所據以見漢易之必无此字乎  
述聞諸說精慤絕倫獨此發篇開義實有不卽  
於人心者故具論之非護前也  
易象傳六十四卦皆有韵唯革傳大人虎變其



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斐也小人革面順以從  
 君也以今韵求之不合顧亭林僕易音遂諱而  
 不言錢竹汀破炳為彪謂今吳人呼馭斗為運  
 斗是馭有運音夫方音豈可以解經乎又謂斐  
 與分聲相近故亦可與君協韵也案說文斐从  
 非聲非从文聲竹汀之言所謂甚難而實非者  
 耶治運之聞也為意必之說菲蓋闕之義原可  
 不必今必欲通之則當破炳為慮說文巽讀若  
 易慮義氏平祕切 婁見鬼彪兒从立 录录聲录籀文  
彪字敷傳录下有聲字大徐  
 之刪讀若慮義氏之慮慮虎兒从虍必聲虍虎文  
 象形觀此則說文讀慮如祕可與斐韵而著字  
 說文讀若威爾雅之君姑即說文之威姑則君  
 亦可讀如威與慮斐韵矣以視竹汀以方音讀  
 之者不猶愈乎



讀易

芻行而不流韓伯曰應變芻通而不流淫非也  
夫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尚患其流淫乎康伯  
之言殆失之迂矣治運案流與畱通釋文流京  
作畱是也芻行而不流卽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也豈不流淫之謂乎殷  
淵原偁康伯未得我牙後慧信矣侯果曰應變  
芻行周被萬物不流淫也則又重性馳繆矣



讀易

先聖曰天德不可爲首也又曰物不可窮也烏呼盡之矣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張衡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似亦有見於此自緯書廣雅列子始有太初太始太素生於酉仲戌仲亥仲及天地辟設之說老子亦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說皆漏見曲論也道家之書曰天地之數有五劫東



方起自子曰龍漢爲始劫一炁孕於空洞之中  
大無之始上無復色下無復淵混沌溟滓如龍  
變化周流於虛空也南方起自寅曰赤明爲成  
劫運推數極三景開明中央起自卯曰上皇北  
方起自午曰開皇俱爲住劫梵氣彌羅萬範開  
張元綱流演立天生地西方起自酉終於戌曰  
延康爲壞劫以日言之爲夜以人言之爲死佛  
家之書曰過去名莊嚴劫現在名賢劫未來名  
星宿劫謂之三世過去世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

時有大風起吹水聚波濤沸涌生大沫吹置空  
中從上至下依舊建立天地久後大海枯乾天  
下煙起漸至磨滅邵堯夫本之有寅爲開物戌  
爲閉物之說皆不讀易之過也案堯夫漁樵問  
答曰天何依曰依於地地何附曰附於天天地  
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氣其形也  
有厓其氣也無厓則於實而無乎處字之表無  
極二語亦足以發而又爲開物閉物之說蓋有  
見於字無見於宙知二五而不知十者歟或曰



何止學 卷一  
如君之言則所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者非闢  
設之謂歟曰非也易之大極卽禮之大一蓋天  
包地外其實一物而已大極亦曰堪輿堪輿天  
地總名也亦曰權輿權輿天地未祛也從而祛  
之則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所謂分而爲天地是  
生兩儀也故曰天爲古未聞更有古於天者也  
又曰乾知大始未聞乾之上更有始也有天地  
而後萬物生焉未嘗曰無天地也干寶斥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之語爲邪說殄行其言當矣緯

書出於哀平固不足據廣雅取之足稱一失列  
子晉人僞撰其曰朕知其無極無盡而不知其  
有極有盡此卽張衡宇之表無極之語也而又  
云安知天地之外不有大天地乎則異端之說  
矣其曰天積氣耳地積塊耳其說是矣又云當  
其壞時奈何不憂則又異端之說矣總之皆不  
知天德不可爲首物不可窮之旨故吾讀易而  
深有取莊子張平子之說其它緯候二氏之言  
辭而闢之廓如也惟說文始一終亥其言曰惟



何氏學 卷一  
初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又曰亥  
復生子復从一起則深有得於易禮本於大一  
物不可窮之旨故曰五經無雙許叔重信矣

讀易

物相雜故曰文虞翻曰乾陽物坤陰物純乾純  
坤之時未有文章陽物入坤陰物入乾更相雜  
成六十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治運案文之字  
上从六下从乂乂六天地之中合文者天地之  
雜也故謚法經緯天地曰文孔子書六經皆以  
古文故經典無交彰字惟晚出尚書有彰字案  
墨子引湯之官刑曰黃言孔章大誓去發曰天  
有彞德其行甚章禮記大章章之也則彰亦後



何氏學 卷一  
來孳乳而生之字孔子書六經所不用也近日  
爲說文之學者乃曰凡言文章皆當作爽彰作  
文章者省也此鄭君所謂曉一孔之人歟說文  
六从  
入八篆體當从  
石鼓詩作介

讀易

易旣濟婦喪其茀釋文方拂反首飾也馬同干  
云馬髥也鄭云車蔽也子夏作髥苟作紱董作  
髥說文髥若侶也治運案若侶也當爲首飾也  
之誤上文鬢鬣也下文髥亂髮也不應有若侶  
一訓雜廁其閒況訓爲若侶則從髥何解攷仿  
佛字在人部王逸少書東方朔畫贊仿佛風塵  
用垂頌聲是也古音竝與旁聲相近方古讀同  
旁則鬢鬣亦卽仿佛之異文自蕭梁以佛爲浮



圖字於是製髣配髣以代仿佛之字而廣韻八  
物云髣婦人首飾也集韻髣髣首飾或作髣則  
髣之本義尚未隱也自俗本說文誤首飾爲若  
侶而子夏之易後人无能言其義者矣

讀尚書

或問五世之廟可以觀怪何說曰子不讀王逸  
楚辭天問敘乎屈原仿徨山澤經歷林麓見楚  
先王宗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  
瑋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  
之此觀怪之說也觀漢魏六朝金石之文及杜  
詩古壁畫龍蛇之句猶可想見而僞書乃改爲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無論文世室武世室之前  
萬萬無七廟之事卽此改觀怪爲觀德亦足見



其陋於文而薄於識矣故論者謂偽書為王學之徒所撰殆不誣也王深寧以五世觀怪為舛異惠松崖以怪為德之誤皆謬

或問偽孔謂湯始改正朔鄭君謂自古改正朔孰是曰鄭君是也尚書堯典正月上日鄭君注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宋書禮志魏高堂隆改正朔議曰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

天地三氣三色書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文選注引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者也漢書董仲舒傳云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虜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皇侃論語義疏曰自有書籍而有三正也伏犧為人統神農為地統黃帝為天統少昊猶天統言是黃帝之子故不改統也顓頊為人統帝嚳為地統帝堯是為



嚳子亦爲地統帝舜爲天統夏爲人統殷爲地  
統周爲天統三正相承若連環也據此則夏以  
前皆改正足以發明鄭君之說而周書乃謂夏  
數得天百王所同者何哉蓋孔鼂王學之徒疑  
或妄改周書以與康成立異如王肅之私定家  
語耳至於夏數得天一語出於左傳無可疑焉  
周書謚法靜民則法曰皇論衡道虛篇謚法靜  
民則法曰黃獨斷同此猶御覽引中候建皇授  
政改朔而皇甫謐引作建黃授正改朔也先王  
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黃言孔章黃言猶皇言  
也僞書乃改作嘉言亦爲點金成鐵矣  
於武觀曰啟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蒐  
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  
天天用弗式此尚書五子之歌也何言之左傳  
引盤庚爲盤庚之誥引仲虺之誥爲仲虺之志  
國語引大誓爲大誓故荀子引仲虺之誥爲中  
藪禮記引說命爲兌命引呂刑爲甫刑引君牙  
爲君雅引咸有一德爲尹吉墨子引大誓爲大



誓去發漢書引畢命爲畢命豐刑則非樂篇之  
引五子之歌爲武觀奚惑焉晚出僞書於墨子  
所引書掇拾殆盡而獨遺此由不知五子卽五  
觀五觀卽武觀於是以淫溢康樂之人而忽爲  
仁義藹如之語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  
性託趙丁之體而左氏內外傳周書嘗麥屈子  
離騷經韓非說疑潛夫論五德志酈氏水經注  
漢書古今人表諸書皆不可讀矣使王深寧黃  
東發全紹衣輩反據僞書以詆周漢諸書之乖  
異僞書之誤人豈其微哉

或問朶淫之義曰閉關却掃塞門不出左抱幼  
女右擁嬖妾如魏信陵之飲醇酒近婦人是其  
義也若春秋時易內通室之事則丹絃雖不肖  
不至是鄭君所謂淫門內亦卽閉門而淫之謂  
王鳳嗜以內亂解之非是外傳所云丹朱馮身  
而儀之其失也巫學者當師耳以心不可使耳  
爲心師也鄭君注古文尚書當與說文同作朶  
淫今本作朋淫者後人以僞古文改之耳王鳳



嗜不識朶淫之義乃謂說文不可從大謬

讀尚書

尚書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史記作居郁夷曰暘  
谷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湯谷今竝依尚書字案  
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則湯谷亦有它  
證矣又下曰昧谷徐廣云一作柳柳亦日入處  
地名太史公博采傳記而爲此史廣記異聞不  
必皆依尚書蓋郁夷亦地之別名也正義曰郁  
音隅陽或作暘禹貢青州曰隅夷旣略按隅夷  
青州也堯命羲仲理東方青州隅夷之地日所



出處名曰陽明之谷治運案索隱作湯谷與說文爻部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爻木也合正義作陽谷與說文土部塙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尚書曰宅塙夷合此古文尚書也堯典音義曰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鐵尚書正義曰夏侯等書古文宅塙夷爲宅嶠鐵與說文山部首嶠山在遼西一曰嶠鐵嶠谷也合此今文尚書也說文日部商書曰暘谷當爲洪範曰暘之羨文太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則張守節本當得其真段若膺不知刪日部之谷字而改土部之陽作暘以坳今之尚書其知見殆可爲司馬貞之良執而不足以爲許叔重之爭臣矣



讀尚書

周書序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治運案獒與豪音雖相近而形則相遠幾里馬作豪而鄭讀獒爲豪者竊疑此字當作勢說文勢健也从力敖聲讀若豪魏晉人多聞獒少聞勢故改勢爲獒而不知犬高四尺爲獒公羊傳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何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



何氏學 卷一  
者獒本中國之罍不煩西旅之貢也若周書王會渠窆以鼪犬鼪犬者露犬也能飛會虎豹犬戴禮記渠搜貢虛犬此說文之蚺犬而山海經之蚺犬或作蚺而郭璞音鉤者也豈可與殷虞晉獒楚黃韓盧宋狔竝日而譚耶正西雖有狗國要不能舍其地勢所有而獻中國之罍也某氏之傳亦可謂心勞日拙矣

### 讀詩

詩吉士誘之錢竹汀言貞女有絜清之操士當以六禮道行之此說出於何黃如詩世本古義亦未盡善也余謂誘教也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教其足容重手容恭也龙也可使無吠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以此說詩似爲允會若以爲距強暴之辭終不免風雲氣少近於張文昌之節婦吟矣況文王之德既



能化其女子皆貞絜獨不能化其強暴之男子乎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宛其死矣它人是愉卽齊  
景公所云美哉室誰其有此乎衛瓘所云此坐  
可惜之意也昭侯雖死尚有子孫亦何至如喬  
行簡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游無子  
無孫盡是它人之物哉故集傳云荅前篇之意  
而解其憂者失之矣序云有財不能用有鐘鼓  
不能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者亦不免以文害  
辭以辭害意也蓋尋章摘句似勸其以樂沼憂  
以意逆志乃勸其以禮已亂也



讀詩

詩鄭女曰雞鳴三章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治運案說文繒帛也从糸曾聲絳籀文繒从宰  
省楊雄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也觀此則繒  
有宰音古贈賄二字聲近而義同故贈可與來  
韻而段若膺六書音均表乃讀來如凌以合韻  
贈字蓋失之矣



讀詩

眾惟魚矣或曰眾蓋蠓之省蠓卽蚤之或字也  
此說得之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三引東觀漢  
紀曰馬稜字伯威爲廣陵太守奏罷鹽官振貧  
羸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爲魚鯢此卽蠓維魚  
矣之實事也若云眾人爲魚近於後世陷湖之  
變非吉夢也



讀禮

或問司馬二字何解伊舊何父曰古讀馬爲姥  
古讀武亦爲姥司馬卽司武也唐人稱太尉爲  
掌武蓋秦之太尉卽周之司馬掌武卽司武也  
說文馬武也鸚鵡俗作鸚鵡可以識古聲之同  
矣

職方氏荊州其浸潁湛鄭君注潁出陽城宜屬  
豫在此非也湛未聞治運案說文解字潁水出  
潁川陽城乾山東入淮从水頃聲豫州浸湛沒



也从水甚一曰湛水豫州浸許君偁周官皆古文是古文周官豫州浸潁湛鄭君偁未考歟水經注卷二十一云湛水出犍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報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及晉師戰於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水北悉枕翼山阜於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卽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也湛水又東南逕蒲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湛水又東於汝水九曲北東入汝杜預亦以是爲湛水矣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康成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豫州其浸波澁鄭君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旣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澁營軍臨隨則澁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治運案說文澁水出漢南从水差聲荊州浸也波逸周書職方作陂說文陂阪也一曰沱也从自皮聲古讀陂爲坡陂沱聲相近沱水正屬荊州波應從周書作陂與澁皆荊州浸



鄭讀為播非是漢書地里志沱出南郡枝江縣

縣西有澁水原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入腹水更案左傳云江漢睢

漳楚之望也

讀禮

或問格物之義曰鄭君來也之訓不可易矣物來則萬物皆備於我矣此物格知至之謂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誠意正心修身之謂也荀子載周公曰不聞則物少至少則淺又云士至而後見物見物而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此格物致知之說也下文誠正修齊治平等字皆兼動靜二義致字不能兼二義故改云知至若從倉頡篇量度之訓則量度物可通而物量度則



不辭矣來物物來鄭君之言至矣

或問心廣體胖則聖賢皆肥乎曰不特肥也而

且好焉禮運所謂四體既正膚革充盈國語所

謂角犀豐盈此肥之說也孔子曰美在其中而

暘於四支發於事業孟子曰晬焉見於面盎於

背荀子曰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姣以好屈

子曰玉色頰而晚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

而綽洵兮形要眇以淫放此好之說也若論衡

語增云聖人憂世深思勤事愁擾精神感動形

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腊桀紂之君垂腴尺餘此

雜家之言不足爲據至世說新書所云清虛日

來而渣滓自去者固不若韓詩外傳稱閔子騫

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

明於去就之誼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

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尸子稱閔子騫曰

今先王之言勝故肥韓非子稱子夏曰今先王

之義勝故肥也

逸周書世俘云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



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注虞公虞仲邑考  
文王子也皆升王於帝沈景熊云案升王之文  
此最爲詳備而冠以王烈祖云云此王字直貫  
下諸人則泰伯虞公邑考皆在所升之列蓋伯  
仲不讓文無自立邑考不殉武何以興於義於  
情皆當王也此不特爲周沾一公案且爲後世  
太子長君之不得立而追皇追帝者得一張本  
且所追惟以父子長幼爲序不以繼統嗣位爲  
尊蓋親親尊尊之義於此見焉而禮經謂追王  
乃周公之事在成王之時文王意欲爲而武王  
不及爲者今據此文則武甫克商而已亟爲之  
何待公旦之成其德耶且也上文天宗上帝之  
告據孔鼂注謂稷太牢升於天也是上祀先公  
不特非制自公旦又豈特祀以天子之禮也哉  
學殖解云元王契也殷已追崇契周必追崇稷  
矣周語昔我先王后稷我先王不啻當是凡爲  
王者之先雖遠得以王稱非必其追崇之號蓋  
祀以天子亦卽號以天子矣又案左氏傳云太



伯不從是以不祀則茲之追王並祀者又何以稱焉治運案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周自當追王所謂王烈祖是已若太伯虞公邑考祭以王禮而已未嘗追王也孔鼂之注誤矣至不窋之稱先王韋昭注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予王也太伯不從是以不祀言其不承太王之祀非謂太伯之絕祀也大傳謂武王追王太王亶父王季秣文王昌與周書同三占從二則中庸所云

當謂此議發自周公耳

古本國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學殖解引從俗本

非

或問王深寧曰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果誰言歟治運案舊唐書引沈約之言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則此四篇皆子思子之言也李善注文選張茂先詩引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蓋緇衣本子思子書也竹垞以此二語爲子思子



詩此何邵公所謂失其句讀甚可閔笑者矣錢  
獻之以論語成於六國之時以孟敬子稱諡爲  
證余謂論語猶子思所及見則其成書之時當  
去孔子不遠孔子作春秋而哀公亦書諡則孟  
敬子之書諡殊不足據也

讀禮

禮記中庸曰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  
殷言周殪滅大殷也鄭君注曰齊人言殷聲如  
衣虞夏殷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歟  
高誘呂覽注云今沈州謂殷氏皆曰衣治運案  
康成讀衣爲殷是矣但謂衣姓殷之胄則非也  
黃帝子得姓者姬酉祁已滕葳任苟釐姑孃衣  
衣或作依虞翻國語注及王符潛夫論志氏姓  
皆作衣則衣乃黃帝胄也



薦其時會江永曰犧牲粢盛及籩豆之薦皆是時會又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膏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會非祭物也治運案春秋繁露祭義云春上豆實夏上籩實秋上柶實冬上敦實豆實非也籩實麩也柶實黍也敦實稻也

侯仲良以問禮問官爲聖人所不知非也治運案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聖人所不知也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此聖人所不能也至以孔子不得位爲不如舜之必得

其位則又堯舜千鎰孔子九百鎰之嚆矢矣德性問學舊解繆治運謹案天地之性人爲貴尊德性者明乎天性知自貴于物也道言也道問學卽道學也道學卽講學也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布諸天下而不窺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大者函元氣小者入無間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崇效天卑法地遠如天近如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溫故而知新者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於文也敦厚以



崇禮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約之以禮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此亦愚者千慮之一也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讀謙爲厭朱子讀爲慊皆非是治運謹案說文謙敬也敬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若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君子未嘗無快足之時但恐係意誠之效非誠意之功耳且此節之自謙莊敬日強也下節之閒居爲不善安肆日儉也朱子旣知敬爲聖學之所

以成始而成終而不能以謙爲敬亦讀說文而未熟者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曰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已也君子疑



何氏學 卷一  
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  
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以此發明自謙  
之悋或庶幾乎

讀禮

職方氏其浸潁湛鄭注曰湛或爲淮周禮漢讀  
攷曰湛字與淮形聲皆不相近經義述聞曰淮  
疑當爲淫字之誤也淫之爲淮猶淫雨之爲淮  
雨說見文心雕龍練字篇又涉下文淮泗字而誤也湛與  
淫古同聲而通用治運案湛與淫雖有通用之  
處但湛水之爲淫水終屬意必之說故述聞亦  
疑之而不敢質也說文湛水豫州浸濫古文則  
淮當爲濫之誤述聞偶未照耳



讀春秋

左傳昭公十季正義曰內外賓服曰平梁曜北  
曰逸書諡法解平諡有三而內外賓服乃正也  
孔氏誤治運案正諡唐以前不少概見宋人諱  
貞爲正而諡正者紛紛矣孔氏所見唐本周書  
正可以校今本之誤梁氏反以孔氏爲誤非也



讀春秋

左傳鮒設諸曰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此自專諸以老弱託光服虔杜預無異辭惟王肅以爲王之母老子弱則大謬矣夫專諸之神勇豈欺人幼兒寡婦狐媚以行刺乎況行刺之時乘隙奮劍雖王之母不老子不弱亦奈專諸何哉若如王肅之言則光曰我爾身也闔廬以其子爲卿二語皆無著矣史記之言與左傳違反者多矣不可據以改服子慎之說也杜預好異先儒



而此條必從服義知其說之不可易矣王肅苟  
駁前師言無足采臧君琳以其同於史記舍服  
杜而從之斯亦通人之蔽矣

或問鄭君稱季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  
不必及三思也而公羊傳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何邵公注周正月夏十一月尚書曰舒恆燠若  
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  
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二說不同敢取  
是曰公羊是也左氏稱文子之忠不過曰無私  
積而已此公孫之布被也又何忠之與有乎魯  
文公薨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  
在季氏夫仲遂卒於宣公之世而行父實相三  
君則行父之竊政左氏有明文鄭君讀左傳未  
熟耳鄭君注政在大夫四世以文子爲稱首則  
所謂忠賢寡過者一時之失非定論也夫子曰  
再思可者蓋謂文子所思皆弱國強家虧姑成  
婦之事也他人患思少而文子正患思多耳因  
斯以談可無疑於公羊之說矣



何氏學 卷一  
賈逵明劉氏爲堯後今傳中其處者爲劉氏一  
語蓋逵所屬也於是左氏遂行公羊敗績失據  
邵公欲與公羊故亦以讖緯爲說但公羊今學  
人所共習不能屬其說於傳中故但於注中增  
會讖緯此賣餅家所以不能勝太官也而鄭君  
云公羊善於讖則是先漢公羊家固以讖爲說  
非始於邵公也

### 讀春秋

公羊傳吾爲子口隱矣生而稱謚於古有徵乎  
曰此史臣追書之辭其在尚書有鰥在下曰虞  
舜格女舜來禹女亦昌言是其例也或曰馬融  
云禹湯不在謚法則堯舜之爲謚可信乎曰尚  
書正義曰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  
湯者則今所傳六家謚法其周公謚法上卷有  
堯舜禹湯之謚者此隨唐相傳舊本  
孔仲達據  
劉光伯本  
故有大視張守節史記正義所采但有除殘去  
隨云云



虐曰湯者則個個乎遠矣鄭氏書注所云虞氏  
舜名要當爲號謚之名蓋湯名履又曰天乙則  
湯之爲謚萬無可疑者也湯旣爲謚則堯舜禹  
之爲謚亦萬無可疑者也而三代以後惟神堯  
光堯間爲號謚之名而舜禹湯無聞焉蓋周公  
之謚法不明於後世也久矣

### 讀孝經

孝經仲尼尻哭不愆祭則鬼享之者古文也今  
所傳石臺孝經今文也其作仲尼閒居曾子侍  
坐及多閨門一章者僞古文也臧君琳亦識古  
書之正僞者而於劉光伯之僞孝經終不能無  
惑至閨門一章且曲爲之說誠不可解夫臣妾  
在閨門之內則是以閹宦爲臣矣若以侍中常  
侍之流而比之徒役則更輕矣古以庶人爲役  
未聞徒役在百姓之外也司馬貞謂其凡鄙誠



非過論臧君雅達廣攬而猶有此失所謂意過  
其通者歟

